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八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偈二十七首

非法偈 有序

佛子以誦習游譚爲學佛故儒者不親即親之亦必具威儀習言語文字者耳以是語佛不啻徑庭長干開士德清持一鉢來都會日聽經講座下已復循乞諸名山暇或爲詩往往膾炙都人士之口嘗從故都善余弟介弟謁余余與之言間有入者余謂浪游綺語佛戒在焉爾毋踊躍爾毋呻吟屏爾多慮含爾多

聞七日掩關既出而後來謁余將以法眼觀汝矣會余以
　賜告去德清請先行將抵少室經伏牛陟匡廬期余於肇林之下屬余以言爲贈遂爲之作一偈云

有法原非法非法復無名面目本來無何論齒與趾浪遊兼綺語卻步欲求前所以西來宗不復立文字一切不思議巍巍最上乘信手可拈來開口無着處爾經少林寺試問少林師一葦凝江流隻履迷沙界九年面石壁千切現金身雖云顯化權不離有爲法牛山何自苦有法即有魔寤寐果能同法魔各無所

一杯彭蠡水千仞匡廬峰瓣瓣青蓮花如如成佛土爾來拾蓮子種向肇林開開時莫待釋迦拈拈處恐教迦葉笑

余度僧自月主聖僧庵自月受偈於余遂爲之偈偈曰

寶月當三五光明照十方浮雲作有無不礙光明體明晦生憎喜徒作世人觀若作本體觀無明亦無晦觀月原非月此觀非正觀自月不思議初無可觀者

沙彌性熙從師朗公入供中朗公祝髮度之摩頂受偈

本來常住虛空現出山河大地頓除煩惱六根便了
菩提四諦喚白毫光裏證圓通此是西來第一義

朗公西歸舊業有事掩關余善其深心爲之作

偈

我聞最上乘言下即見性初地略禪定況復脩小乘
一切五蘊深如珠沉濁水直心務精進幻覺悉遠離
現出如意珠本來正法眼頓漸無分別定慧相因依
爾發菩提心回向菩提路要須無住住始見無生生
嚼蜜等中邊如來不誑語

驂雲摩天翼也殆難與燕雀同羣棲息肇林奄

忽三臘頂問法于長者子有契夙閩南去武夷之支提將從故師求證茲謁行東郭作四偈授之

鳴琴流入秋水破衲藏來夜珠欲問生前色相維摩室裏文殊

羣林初出溪口明月高懸杖頭世界三千佛眼扶揺九萬天游

阿耨無分去住年尼一任浮沉試問天孫酒味更挑玉女琴心

掉頭已失龍樹分手何妨虎谿震旦一鳴鶚旦支提

再長菩提

梅花菴落成二偈

西竺旋開蘭若南枝初着梅花三身立地成佛兩足隨緣是家

布金精舍三畝種王香林一叢會處虛空粉碎拈來塵剎圓融

送人入圜四偈

一室有皈依十方無罣礙當人破此關到處觀自在

世界千常住虛空一剎那由來無彼岸莫自起風波

誰將一丸泥誤把重關遂龍虎自紛爭山河原大地

方外都無外園中更守中閑關從至日開戶總春風

逃禪偈送瀞公還檇李

我昔見如來一乘居最上頓悟豈思惟正觀寧想像
非法更非空是理即是障二諦總言詮三身終法相
惺惺慧乃狂寂寂虗仍妄鑽頭不二門插脚無盡藏
立地佛可成由來語非誑奢乘得真常縱橫歸至當
此筏既應捨彼岸猶難傍亦知種善根安得謝塵鞅
以此徑逃禪自在無廻向不證亦不脩無得還無喪
離群罷莊嚴見獨依昭曠初時見佛尊終老任天放
何人過東林高座分方丈虗空時雨花天人日供餉

曼殊自有口摩詰渾無恙去去勿多言佛來也一棒

無唄偈

我聞衆中尊具足諸法相汝從西極來入作須彌望
肩隨丈六身宛在靈山上絕口默聲聞寘心離幻妄
夙昔學初禪精勤利用壯獨立揔持門首窺無盡藏
俄而入刹塵一切無遮障慧燄燭十方更造光明藏
從此得真吾久之我亦喪但解圓鏡懸莫問流沙量
由來法界觀總入虛空藏三藏豈支離獨觀自昭曠
誰云觧脫難之子任天放

大鄣須彌菴募緣疏偈

我聞西極尊最上三天竺東土亦如是爲三天子都
上窮兜率天下盡閻浮界如如騰震旦各各出須彌
疇昔有招提即今無瓦礫中間經浩刧旋復現真如
有何比丘身亦具法界性投諸長者子等發菩提心
材木任所需棟宇亦已構更須齊物力一切妙莊嚴
誰能善護持必藉諸檀施即心亦即佛無無我亦無人
願結歡喜緣同歸功德海

病中爲攝山僧如敬作一心偈 有序

攝山僧如敬易二字曰一心其始获願出家則余仲
氏序矣仲氏且爲之闡明三教一當金篦如敬仍虛

上方空余爲偈適余在疚亟屏高譚顧疇昔唯然無幾無誑云耳偈曰

萬法歸一心如來無敬義儒言無不敬先著敬當中著敬敬即塵著無無亦障無無著非無著強名之曰如的的湛真如如如妙自在不作莊嚴相不持清淨身剎塵任自如能所俱不立是則名如敬諸佛亦同然了敬復何心了心復何一敬與心爲二二與一爲三夥然析本無況乃乘諸有猥云楔去楔明係頭安頭徒窺不二門却指第二月初機有頓漸至道無聖凡即使問維摩默然無所說

一指菴作偈五首

毘盧閣上四天空縹緲都無一徑通彌勒謾持朱户
鑰善才原是主人翁

法界曾窺色相初白雲紅樹現真如而今摇落歸來
晩滿目青山總太虚

林下經行夜可憐霜清露白月娟娟刹塵盡入光明
藏漫向千江覓玉蟾

休疑法相原非相須信真空未是空儵忽豈能開混
沌雲將疑自失鴻濛

莊子雅能通物理天龍原不費工夫自從迦葉微微

笑到了還他一指無

雪堂偈

枯坐雪山四大無字爲問常人堂深幾許

大會畢授沙門海宗歸武林偈

大會華嚴海先登般若船河沙不可說一一見諸天

沈君偈

大士非大士補陀非補陀去來原不二直下見維摩

一漚菴偈

閔壽卿爲方外游壹息玉華山眷築方丈室事金粟如來余季孟以一漚署其菴以默存署其閣壽卿請

偈余作偈曰

無量者海奄忽爲漚無住者漚奄忽而海漚生而海不減漚滅而海不增即海非漚非漚非海何以故無生滅故無增減故極之則無空幻無刹塵無混合無區分無差別無因仍吾斯爲不二法吾斯爲最上乘見此者爲文殊法眼居此者爲維摩法身

跋

黃庭跋

黃庭經下筆有翩翩凌雲之氣評者謂如飛天仙人予所見宋秘閣本僅三而此其最李供奉所稱精妙

入神者于此賅焉吳無懷寶之三十年乃復歸之康虞氏猶之趙璧幸不出境何論楚弓吾宗苗伯亦嘗摹而梓之迄今猶或取重祖之此本殆亦所不知者何人乎倘過山陰道中慎毋載之俱也

陳季迪所藏絳帖跋

敬美書視元美尤工而元美評騭諸名家率稟於博聞廣見其跋季迪絳帖不亦犂然辯哉第及其落抑或耳目爲政九原可作敬美謂何余不工書而余弟仲淹兄事敬美嘗代余購淳化閣本饗之倍雙南金余唯唯而已季迪再世好古而絳帖以宋榻神品歸

之其所作書得之心而應之手此焉多助仲淹而在庶幾神解而神遇之乃今已矣季迪以余少長元美虛左而屬先鳴顧集四美而亡其三即卒哭爲之一慟

趙文敏佛毋圖跋

昔人品畫史者遞進遞難故騶從非難難于扈從扈從難矣參乘尤難其在車中胡然天帝難之難者也虎頭金粟天帝難名至若西極化人不可爲象無論難矣乃今須其始降赤而未孩諦視法身居然與法界等重淵以尺蠖出雲丹穴以鷇音中律豈亦然哉

重以聖善端居嚴柔周護凡諸進御靡不精良此非
槃礴所能天眼在手矣莫廷韓懐此卷見客于方浴
佛肇林陳几奉之偉哉千世一遇也要以諸相非相
一切惟心作者得之矣吾其目遇趙傻其神遇邪

趙文敏圓研圖跋

往余從開士得五星圖從方博士得二十八宿圖既
得趙文敏圓研則其下鐫五岳真形圖畫作並工而
廣狹互異乃玆約三者而儉若一直以内之佩纕則
莫廷韓之所珍瑯琊二公之所賞者也夫天成象地
成形凡諸有目者可覩有趾者可陟顧有象象者有

形形者即重黎釋筭離朱收視夸父息趼矣此非卵
二儀而介六合疇足以窮其變哉吾衰矣將謝采真
之遊第屬良史摹而實之太函以爲右契

文太史書畫冊跋

予常受文太史一冊太史工書畫而畫尤工惜其托
于金成懼不足以傳千百世是冊爲徐使君所愛視
予所寄者同重以赫蹏氏載之愛斯傳傳斯久矣昔
右丞工繪事有識者以爲通禪方丈室中諸佛具在
太史之畫是已乃若含毫最上乘轉菩薩行則太史書
也

王文成公圖冊跋

自經術與聖人之言朽矣乃若董生韓氏則二代闊儒雖或有槪于中亦足以羨絜其質猶在一隅有宋尊道而卑儒其間多任道者元公伯子夫非聖人之徒與陸氏取足于吾心庶幾見獨卒詘于辨其材則殊後之人遂以聞見求之焉知德性先生出東海之上獨觀昭曠之原宗鄒魯而祖唐虞不失七十千載而下殆將獲聖人之心世儒紛紛耳目塗矣彼皆守其尸說若吠所怪而狺狺焉其知者則又以其斥瑾俘濠撫亡覆亂而多先生之伐吾聞得道之真者

其緒餘足以理國家乃今之所足多則緒餘也圖是已余小子冥冥者也又惡足以知先生

華嚴血本經跋

當世苾芻倍無學而趨義學藉令詩如靈一齊已書如智果懷素繪事如巨然何益哉舍已田而芸人之田病也戊辰二月余客焦山則暘公揜關寫經託言示疾余察其有專業心竊多之其後十有九年余再至暘公寫經如故而齋用益貧于時輟業屏居館我二仲余方乞得華嚴血本寫者爲宋學士前身夫夫以此爲報佛恩殆且有著乎小矣暘公苐修本業寫

華嚴以部計者凡三斯果無著也與哉莫之或知也一念真如立地成佛視龍門子直土苴耳況當世乎余居太函故有華嚴會異日者得公八十一卷內之上函是亦一大因緣其福德不可說不可說即有詩書繪畫將焉用之

湛上人寫經跋

頃清公從仲氏入京師于吾言猶應響于多其根利期之肇林既而寫經五臺爨大福報人人謂人中摩尼寶也明湛始祝髮禮清公爲導師久之益遠紛華去而棠白屏居水晶菴之東閣寫華嚴經于時趙居

士館之僧慧理飯之福報于是乎權輿矣嘗聞之初祖凡諸檀施都無功德清公務以此取重固當道成言于肇林籍令明湛由此而進之視福報若空華耳雪山穿蘆少室面壁於意云何得意忘言寧詎知清公之果賢于明湛也寧詎知明湛之不賢于清公也

弘正名翰卷跋

獻吉以脩辭命世中州人士往往曳踵邯鄲顧獻吉不工書而學書者顧爲優孟甚矣其嗜學也何論左右手乎其書無當古人率自爲體要以勁正樸雅心畫可師閔叟雅游大梁幸得獻吉若干牘一時名家

代起亦若鱗介之附龜龍彼一布衣居然篋此以當天孫之錦山靈呵護迄今而歸壽卿譬則楚弓庶幾乎得主矣近世江東歷下夫人遞為瑕瑜豈其爽德則然去弘正千里矣

黎秘書書陶詩跋

元素從余籍司馬門因受秘書書法文氏世以八分取重其後則皆推轂秘書秘書謝歸元素挾筴而請業南海于時秘書僊僊乎務行樂僅得陶詩四章委蛇而歸鴻濛遂為絕筆嗟乎秘書老矣筆陣縱橫如八陣圖立盡坐忘其神方王遊仙見夢寧詎無徵藉

令從沈太史遊庶幾可以謁曇鸞書貝葉矣

龍種圖跋

往衛公徵太守公表余負諾責者踰三年司理質成而南奉衛公之命來討藁既具而迫衛使將屬劉生作書適梅禹金致一卷爲龍種圖虗左若有待也閱圖則其一軒然矯首其五從之太守公奮翼先登諸子若孫承伍旅進若將冥合表中龍種之語右契存焉圖出茶陵生是宜爲葉公上客要以不召而來不翔而集其斯爲神物也與哉

文待詔內苑十景圖跋

余故事　世宗出入西内其後貳本兵典禁旅數從事尚方自賜告迄今垂十年時時見夢適閱玆卷宛在目中文太史以大耋之年託諸繪事精嚴秀獲真天匠手哉假之數年藉令歷下江東爲之賦即上林無讓矣

尤子求畫跋

白描自張吳顧陸而下若周昉李伯時蘇漢臣錢選並爲國工近世若杜堇仇英庶幾往昔尤子求工不如仇筆不如杜而小撮二家之勝此十幀是其得意筆可以傳矣

張氏賔鶴圖跋

古者宗器必設手澤必存不忘其先也幼子不逮事其王父而猶及見此圖觀於失得之林殆若神授說者本之乎孝感知言哉乃今相後四十年逝者不作久矣吾黨幸得披閱不啻行其庭而見其人凡厥慈孫其愉快何可勝道鶴鳴子和斯亦九臯之遺音乎至若文太史以書法聞周處士以繪事聞則吳人亟稱之余不具論

宣宗皇帝御書卷跋

帝者之親六書自漢章帝始著迄我　章皇帝千有

餘歲與之代興御墨往往在人間爛然與羲畫禹疇爭烈首卷是也昔在勝國諸避世者率自託于書以故國初載筆之臣能者具在猶之龍章虎變厥有風雲司勳即其一也藉第令天授夫非樂取之資乎末卷是也　今天子垂衣六尺纘　列聖而集大成嘗御宸章徧賜館閣臺省臣佐邦政拜受而竊覩之殆猶雲漢中天倬乎章章矣一時簪筆入侍者果亦若司勳其人乎不則　主倡而群無以和之將令司勳專美矣司勳系出吾郡而是卷歸舍人淳盖其族云

趙文敏公書拄杖歌跋

無垢子有拄杖渡河之喻與此歌意同要之操舍縱橫不離法身遏事還須不用而用不離而離直到撒手懸厓方是竿頭進步無所藉手矣此卷蔚宗得之與善與善得之德清清公而據名山儼然大善知識不知此時拄杖作何行持果然彼岸先登則法身以上事也

歌世德詩卷跋

新都山峭水激故其民狹中負氣不能下人然而傾慕義聲矜于已諾亦椎直之效也若乃嚴事上官兢兢用命則休寧視列邑似賢矣舊令尹或以休寧爲

薄謂非禮義之都將使聞之廻車何末流一至於此
及林公入境輒與人士相能公當糾紛之秋任勞且
久而不以為困齊民稱頌功德必本於親歌于州閭
達于衢路而不以為諛其應感之符不啻桴鼓直道
之民不必改聚顧所感何如耳即舊令尹之言不誣
休寧終不以其故貶俗矣汪伯子采頌聲之雅馴者
示余于行李間嗟乎公憑百里之功以其親顯壐書
表德學士誦義茲其謏聞也其立身揚名以永終譽
者豈謂是邪然古者省方之教弊群吏之治而慶讓
之俗之升降治之幽明於陳詩可以見若伯子所述

亦不朽之聲也世德之懿諸君子能長言之故不論
余喜休寧知親上之義其俗猶能近古不避譙讓綴
之於末簡云

三瑞卷跋

汪伯子曰昔中丞異論政者往往稱之洪海寧則
以三瑞聞亦善政之徵也夫仕者幸而有土顧獨以
赫赫者爲芬華惠政不收卒之無可以佐百姓者彼
方自以爲瑞人或以爲不祥何瑞也簿卑官耳簿有
惠政而得瑞應者三迄今數百年後嗣誦之不絕彼
以芬華爲瑞者何足數哉典儀氏爲海寧後人事

襄國君以恭謹國君好禮下士名冠諸侯王則典儀氏先後之矣自昔王門之士徒持文墨議論猶或以爲國華乃今玄端章甫脩　宗廟會同之事延王譽於無窮是則國之瑞也楚國惟善爲寶余於國瑞亦云

跋朱呂二山人醉茶卷

古者三酒六齊禮家蓋侈言之顧其色滋厚味滋濃非其至者也善酒者宜莫如李供奉鬱金琥珀何以稱焉當世以酒名家則異于是貴在玄而無色芳而不酷旨而不甘即有杜康斯其至矣夫茶不經見始

著于唐嗜則盧仝辨則陸羽津津乎其言之矣要之龍團雀舌業已喪其天真彼其津津非糟粕則土苴耳　國初六安當御不襲故常乃若筐采鼎烹之宜色澤臭味之品一切未遑今則虎丘顧渚迭進擅場申之器用美利水火調良即尚方所不及嘗易牙有遺憾矣不使任天之放循之醆眾取盈自負酒徒兼病茶癖幸而得生斯世振千古而饗二奇酒過殆時有之茶則解酲而已朱呂二山人自京口至訪予浮玉山篋中出醉醒團則茶為政復出一篓曰茶藪視舊經為詳夫世人皆醉我獨醒屈原所以見放是醉

也醉以酒也宜也二山人非酒之醉而醉以茶猶之水陸舟車不相爲用矣吾鄉王仲房氏顔其隱者居曰茶隱翼然而亭其上亦曰醉茶亭余嘗就仲房問茶茫然不知所對嗟乎善易者不論易然則仲房其真醉矣乎吾黨猶搰搰然以色澤臭味求之抑末矣二山人善醉而神全者也忘而勿忘勿忘而忘其將加仲房一等矣

醫無閭山勒功銘跋

余大閲遼東多其師武臣力既上是捷力請　遣右司馬勞行間則又屬銘醫無閭如燕然右司馬敬諾

乃索工勒銘者余簡羅伯符從行既銘而還余且歸省伯符奉中原覲弭亦且十年迄今右司馬以太宰歸伯符猶故吾耳嗟乎燕然著矣顧不知勒者何人藉令操筆壹禀於孟堅孟堅以死乃若過醫無間者人人知有伯符猥云不失故吾伯符幸矣

辟言跋

丁元父以應　召行盖六年于玆矣往不佞籍海陽治行無慮數千言將更僕中之無庸拾瀋玆行宜在司直居然骨鯁之臣千里長驅直道如矢願述平生之臆一當徵車之鑾和元父焉軾覲之則不佞僕矣

送書生許去疾出塞卷跋

許生故及余門則負不羈而蹟茲去之北幸得當而一鳴少年爲生大父行雅知生者生勉矣藉第令脫穎毛錐雄劒奚擇焉顧燕市多酒人幸毋從之作故態即三旌萬戶猶掇之也不則長安狹路險於太行塞門又其甚也翩翩將何之

梅花夢卷跋

周之夢蝶也亦云蝶之夢周也然則夢也者寧詎非周之夢孔耶倪叟翛然遠於人情胡然而絕物次父任其孤潔和以天倪余竊謂次父之夢倪猶之乎倪

夢汝父也要以物化則蜨不賢於梅余將右揖而登汝父矣

石梁碑跋

曾令君首事石梁余碑矣尋　召入爲御史代者爲丁令君旣及下車適告成事于時域中病涉者相率而抵公門咸願截流而梁悉倚辦黄叟令君否否夫夫亦齊民耳寧詎能以一手一足之烈兼濟域中會詔議營田使者出乃略三輔經九河橋有鉅工非海陽黄處士侃將不任乃檄有司馳幣爲聘移書告令君令君曰嘻夫夫亦齊民耳寧詎能以一手一足之

烈往役奚千里外而辯應之卒謝其使歸其聘竊惟衡命者無上承命者無民王者不盡民之力不竭人之忠政有經矣藉令匹夫赴義而厚積無饜由是而距躍者招尤呰窳者得計倒置之術也人臣之任事何莫不然昔之用民者鞭其後今之用民者扼其前令君於是乎得大體矣

跋還金傳後

汪伯子曰新都山峭水激故耿介之士女德且然若葉毋是已彼丈夫趣錐刀之利按劒相眄即無因而至鮮不冒然居之葉毋不有遺金而納子於正義其

賢於帷裳者遠矣昔嬰毋距無望之福學士猶或稱之誦其言徒蹻足禍福之門擇可而進者耳當葉毋歸買豈金何論福澤卒之毋以子貴享身後之榮名則徵應之符也豈始願所及哉吾邑中多聞人而葉毋以女德著余故亟稱之爲帷裳者嚆矢云

澄清堂帖跋

余故有淳化帖莫爲鴈行家弟得此帖於京師庶幾可當魯衛子愿善家弟見之邸中往年挾家弟之弇山子愿方在行部偶談及此帖子愿津津然請購之家弟抗聲此可以贈使君即使君不可購頃之子愿

遷楚發一介行李討諾責於肇林時方大會肇林共作佛事家弟將出篋中致子愿猶著愛於眉睫間余笑曰只此未斷愛根異日者安能入閥家弟唯唯余就牘尾紀其言

宋司諫王公告身跋

余觀王司諫領常州告身則檜在事當檜署名而出司諫豈不甘心顧檜能阨其終身而不能阨其後世乃今載在宗祏不啻彝鼎太常檜名若列丹書即燎原不能燔稽天不能濯矣彼其沉沉而都相位視司諫出典一郡何論徑庭顧得司諫告身非直中丞公

世守之也凡諸有目者莫不獵纓斂衽想見其人藉令秦氏未覆其宗白麻具在觀者有唾罵耳即其子孫亦且羞稱舊物曾不能以敝帚享之安事守乎得勢我躬得道我後此得失之林也

懋公吳中名家詩帖卷跋

折東者無慮十二家並以書法取重大林西矣悉歸無何有之鄉茲什一僅存足矜希有藉非梧竹烏能致此六雙吾弟仲淹當購大林手書華嚴經藏聳林其書工矣在詩之伐木嚶求友聲即方外亦不廢焉

太函集卷之八十六

太函集卷之八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議三首

額兵額餉議

建言者謂薊兵半失伍而歲餉日加請

命憲臣往覈之以節軍實夫薊之失伍者幾四萬歷

年滋多乃今在伍者自如歲餉爾爾是聞者執此

而求多于薊謂當事者何于是督府請復額兵

戶部請定額餉疏

奏下其議閱視大臣不佞待罪行間幸與末議請

陳其禦以待折衷我

國家都燕鄙以距胡薊昌故在甸服自

成祖捐大寧予三衛議者至今惜之竊計大寧猶之

各邊險不足賴獨自居庸亘山海阻山為險天

限華夷與其騖遠略而事營州孰若乘近關而

守天險故置三衛於外作我藩籬順則覊縻逆

則拒絕而吾之所永賴者固自若也自庚戌虜

入而薊釁始開

國家舉財力之半以應之日不暇給大都上務督

責下務彌縫議者居中率務阻撓卒鮮實效今

之善言邊者謂薊莫善於守誠有味乎其言然
守有三山谷險阻守之形也臺垣器械守之具
也良將猛士守之人也初中山武寧王經略薊
事凡諸隘口畢築臺垣垂二百年來迄今猶有
存者彼當國威方振惟守具爲皇皇元老之謀
國固如此承平既久頹廢不修屬夷睥睨其間
遂通虜入要之天險未改也其具其亡矣孰與守
之間者修邊擺邊歲無寧日語修邊則工費半
入苞苴徒事粉飾語擺邊則姓名空列册籍徒
具虛文且以及肩之墻而禦不測之虜寬則通

昔暴露急則獨當控弦責之登陴非右人不可兼之器用不利芻糧不充此則有守之形無守之具也自尚書譚公任督府乃始循行邊隘完繕邊墻則又乘墻爲臺凡千二百座高堅峻絶翼翼言言以地則矢石可以交加以勢則犄角可以互用計其工費不下百餘萬金信乎不世之勲不拔之業也邇年軍器火器莫不精良隨在有儲不徙而足是則有其具也乃今所急宜莫如得人其計主客官兵凡十五萬不謂無人矣主兵剝膚積威其氣不振客兵更番遞代其

人靡常詰主兵則面從而後言練客兵則朝甲
而夕乙雖欲易其志慮定其章程難矣效死以
守彼則安能班軍則僅取赴工新軍則僅取充
伍訓練未之及也寧可守哉譚公亦嘗募士著
之兵令張斌所部二千五百人是已錮之一壘
猶然接踵而逝又惡可練又惡可守也求其能
守而戰者則惟南兵顧其數僅九千人耳分之
則每臺各九人爲守合之則九千爲一營以戰
守則備廣戰則勢輕備廣則力分此輕則彼重
徒欲倚辦一旅取勝什全譬則以筳撞鐘力不

逮矣有守之具而未必皆能守之人今日是也
不佞旣從會閱因而縱觀士氣軍容厲頓成虧
可以槩見則又質之督撫謀之元戎訪之諸司
詢之部士斟酌損益務求便宜咸謂客兵久疲
且無實用彼皆以得休為幸請暫休之無已則
增募南兵萬人以足守備計休客兵一萬八千
通計兩班則二萬七千矣南兵在薊者幾一萬
加之增募萬衆得二萬人分之則每臺各二十
人各益以主兵十人可以盡地而守人合之則布
各車營或衝鋒邀擊之或出奇衛擊之或乘勝

追擊之可以相機而戰矣計南兵二萬合以主
兵八萬二千有奇附以新軍班軍共約十五萬
在薊得額兵十二萬面同在事者就十一路分
之因地緩急爲兵多寡通查兵馬舊額馬不足
則增之缺則補之且以總督撫鎭標兵六枝悉
加派各路視舊額增矣仍以山海并石門爲十
路每路結一車營每車營步騎各三千就近遞
融裒益總置輜重三營每營藏遊兵一枝以備
衝截馳逐兵分各路而總督撫鎭以時就近調
操在路皆戎兵遇調則皆標兵合併爲公毋分

彼此兩防事畢各一舉合練如今年士有固志以漸知方庻幾守得其人矣昌鎮得額兵二萬八千人大率傚此因按籍而稽其士馬計其芻粮條析區分優優各足約其出納可減歲額十五萬有奇夫增南兵僅一萬而休客兵二萬七千減歲餉十五萬有奇乃若各邊犒賞各路行粮之費不與計無便於此當事者猶謂更張伊始尋遍秋防明年仍留近邊宜大遼東騎兵各一枝共七千五百俟秋防事定然後一切休之果若所云即明年亦減額餉九萬宜無不可夫

客兵當罷則人人言之然亦徒恤其勞靳其費

舉其一隅耳當

世宗時程督日急各邊之遣入衛者非精銳不行其始徵兵二十枝環列境內然虜小入則小失大入則大失曾不能以一矢相加遺年復一年士馬道敝久之則應文塞責疲薾不堪此非改絃終難利用此其較著者也顧自昔言罷客兵卒未有任其事者乃今則當事者任之矣獨南兵之議中外紛紛或病其騷擾不馴或憂其脆弱無濟夫以南戍北則北人環而伺之少有瑕疵

輒成瘡痏其云騷擾者胥此也然南兵始募者僅三千耳次募者幾及萬人始募者處之邊邑士民雜居氣習不侔不免多口次募者分布各臺戍守隔閡民居閭伍帖然市肆不易雖有萬衆人無間言假令自今增募萬人分布仍如嚮法或仍出邊採木各置邉營房於亭障間使之比閭而居守望相助且口外地多肥沃往往可耕就近授之以不賦之田使皆得飽其妻子或有願歸者籍其家之丁壯者代之假之數年易客爲主邉庭有常戍之卒無不守之時矣使或將

領易置彼衆思歸則仍徵入衞客兵一如曩昔
諸客兵各得養其餘力庶幾可責後功在今日
各邊亦得倚之以爲安在它日薊鎭猶得藉之
以爲用是或一道也
高皇帝用東南之士北定中原何謂南兵脆弱大較
南人以輕慓勝北人以壯碩勝非壯碩不可與
持久非輕慓不可與爭鋒顧善用其長何如耳
乃若南兵習戰所謂常勝之兵雖云未見虜形
則猶見敵者也北軍多未見敵望風靡然今之
相者舉肥則彼七尺之軀耳比者湯泉會閱南

兵入彀者什七八北軍曾未能半之善乎督府
劉公有言北軍更練五年始可與南兵等殊不
知南兵相從主將十餘歲何慮五年非其智力
獨殊則氣有勝衰習有生熟故也不佞昔嘗用
南兵於閩今則以暫休客兵增募南兵爲議人
將以爲狃於習見而闇於時宜要以客兵之視
入衛也如蹈海南兵之視應募也如赴家因其
情而張弛之斯各得其所矣昔人有議募民從
塞者此其遺意非邪今之談兵不啻聚訟誠能
破拘攣之見酌當可之宜幸而俯從責在當事

由變通以保久遠今則始之然而首事者多倉皇後事者多因襲各邊且爾薊爲甚焉即如同一踐更而一班二班則同域異矣同一折色而七錢八錢則同路異矣同一月糧或一石或一石三斗或二石則同役異矣同一行糧馬料或全支或半支或無支則同等異矣類多劑量無當輕重失均戶部亦嘗慮之爲之刊定支糧則例概諸畫一不免差池殆亦非不刊之籍也不佞請更屬當事者詳爲之綜核調停開誠集思務求曲當然後授之部曲籍之度支兵有額兵

餉有額餉庾幾邊防可固國用可紓矣昔晁錯以言兵顯其要有三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是已得地則守之形也利用則守之具也卒非服習二者將焉賴之故莫要於得人服習則守之人也計不出此惡在其能服習哉良時在茲於錯何有不佞竊師其意將爲守在四夷者陳之

輔兵議

自古　畿輔之地必設重兵所謂彊幹弱枝隆上都以觀萬國者也我

國家京營之弊未易更張環顧三輔之間尺籍僅

僅耳昌平北捍邊圉

陵寢在焉

世宗常命大將軍軍昌平旋以罪議罷顧畿內巡撫

秋駐昌平載在

璽書迄今未改昌平故隸霸州兵備道頃復設專道

洽六兵隆慶初言官上言兵事請昌平團游兵

三萬召兵部侍郎譚某總兵戚某專練之

先帝嘉納其言召兩人者至屬增兵增餉議格不行

尋以薊昌屬此兩人僅出中策幸而兩人者同

心戮力完繕邊防比及數年境外無犯其後輔

臣建議增置兵部侍郎二人一守昌平一守通
州責以防虜誠知昌平地重宜必重爲之防得
時而行蓋有待於今日耳邇者薊昌以保禦得
策宜大以
貢市彌兵九邊晏然胡馬不敢南牧議者方欲休
兵捐餉以舒大農似也不佞過計竊以爲不然
我
國家用夏變夷自昔壹以備邊爲急以
京師而視薊昌宜大皆在肩背肘腋間則視九邊
尤急矣頻年内握勝算外籍壯猷財力畢殫卒

鮮底績即其弊未可僂指其大較有兩端畫地
而守聲援不通一弊也無所不備無所不寡二
弊也夫匈奴雖强不過
中國一大縣計彼控弦十萬其餘復何能爲通計
九邊之鬬士且什倍之曾何負於虜顧今督府
相望鎭撫比鄰
朝廷分信地而責成之使各保其境内然或聚虜
數萬直趣一隅一隅敢戰之兵曾不足以當其
什一所謂無所不寡是也既分信地曾何患于
其鄰束手而坐視之不啻秦越虜之始至旣不

能併力而扼其方張及其惰歸又不能出奇而乘其旣敝所謂聲援不通是也甚或以鄰爲壑賂虜而嫁禍于鄰弊也久矣不佞之閱薊師也薊分十一路將士各有分區使徒藉此以待虜來虜且乘之矣謀者得虜方嚮則當虜者爲主諸路悉自遠近赴之譬之常山之虵首尾皆應向虜犯大水峪少師楊公帥諸部卻之率用此也薊昌亾論已宣大相距不數百里猶之脣齒輔車借使虜犯宣府則宣府爲主大同赴之虜犯大同則大同爲主宣府赴之通力合謀交相

重矣虜果數能得志乎其未邪由二鎮而觀之則四鎮可知已爲今之計請通四鎮之勢而懸衡其間設輔兵六萬軍昌平左右顧以伺虜便四鎮之諜者皆能深入虜地畢得虜情縱或大舉必先旬日知之自此勒兵長驅可一當虜如虜犯薊則薊主兵守以待戰而輔兵赴戰以協守如犯宣大亦然乃若因時制宜戰守互用悉在主將即如薊昌可戰之兵不啻八萬以輔兵六萬合之則十四萬有奇即虜大舉而來而吾得十萬之師足以制勝矣宣大故有敢戰之兵

自今部署而訓習之當不在薊昌下即出宣大亦得十四萬有奇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事之必至者也藉令分犯四鎮虜勢必輕各鎮全力足以應之即分遣輔兵以為之援無不可者夫東西一舉什餘萬衆豈直足以禦虜而已哉俟其聲勢既振部曲既明技擊既精心力既一猶之肩背臂指伸縮自如虜有不庭因而討罪即東擣東虜西控西酋惟

上所命耳我

國家威德遠甚

成祖盖先爲之乃今復以堂堂正正之師一收犂庭
掃穴之績虜將辟易不暇寧復有他由是而放
馬休兵以紓
國計簡十萬以張禁旅減半額以戍各邊偃武修
文萬世之利也用是謹條四事仍以二議足之
然惟因兵爲兵無甚高論方今
君相一德文武一道中外一心此所謂千載一時難
得而易失者矣不佞祇事行役竊自比于獻曝
之忠皇皇然誠懼失時要非好從事者也高明
幸察

計開

一議重臣夫聚兵十六萬大將統之密邇
京陵權不易假然非重將權不足以集事宜必以重
臣彈壓之假令特置臺省大臣比諸督
府非惟官事不攝其不便有三薊保宣
大爲四中丞東西爲二督府昌平之督
輔兵者則四之上二之中也此疆彼界
其所見不無異同督府乃在醜夷惡能
使之舍所見而從我豈惟不掉抑且背
馳一不便也合四鎮而通於一必假統

督之命以重將權責任既同何以馭將

二不便也大臣在部則議論盡而羣情

通事權尊而人心服一朝受命而出諸

賢豪率以蹤跡而目攝之汲黯有言棄

出居外不得與

朝廷議矣抑或有所建議將不免於衆咻其情不

通故也在部則提契柄諸將之黜陟皆

得與聞不假寵靈言信而功見矣乃今

諸將赴戍歲有常期彼自各鎮往來視

各鎮則其天親也督臣之寵靈無以加

於各鎮彼懷觀望將不免有二心位在而權不在故也三不便也請毋設總督特以兵部尚書或侍郎一人擇其習知兵者涖治之重以事權隆以體貌命曰督視使之入理部事出涖輔兵昌平主將及四鎮撫鎮諸臣悉聽節制雖二督府毋或異同仍以時閱視各邊總兵兵備以下設有阻撓或不勝任者皆得請
命易置此則居中握重厎幾四鎮可以運而用之其勢然也頃執政議以部臣駐守昌平及

閱視邊務蓋先得之矣然部臣之所提
挈者其綱領耳至如造車制器給餉籍
兵仍以巡撫駐昌平一如
敕旨使之協理其事與主將同之比及秋防則督視
大臣出莅昌平而巡撫暫出遵化於計
便矣乃若薊鎮總督原駐薊州開府其
後移鎮密雲此蓋以密雲諸路切近
京陵故責督府以身守之耳近觀全鎮大勢則仍宜
駐薊州使之當三道之中調度爲便事
關大體不避更端然必如此而後巡撫

可駐昌平也

一議主將乃今能舉六萬之衆者宜莫如戚繼光昔言官昌平之議首推轂之蓋本謀也然四鎮亦皆宿將爵位大略相同一國三公其將誰適戚嘗以練兵受總理之命矣

制稱三鎮總兵悉受節制然卒不能相下至今徒擁虛名此其一試也今則舉六萬之師合四鎮之勢必主將爲之合主客布聲援相機宜計攻守取辦呼吸之頃坐收犄

胄之功一或阻撓其得失非耶小矣竊
以戚任總兵者凡十年勞苦而功多如
此或照府臣事例請加宮保以寵異之
授之事權必曰統督薊保宣大軍務使
得敵體於督府而令行於各鎭總兵各
鎭總兵禮之一如督府然惟受約束於
大司馬而受成於督視大臣各鎭總兵
或不用命大者得以徑奏小者關白督
視大臣彈治之諸道憲臣毋得陵抗此
所謂將能而不御勝在斯乎然而昌平

寄遞

京師譌言易起請

命徙其妻子置之

京師仍屬金吾緹騎若干人外示呵護廣幾羣疑易息而彼亦將無內顧憂此不御之御也或謂薊兵未試一戰易將爲難然以不佞而觀薊兵其爲守備什得七八加以朞月廣亦有章誠得才將代之守而勿失亦可無恐況統督轄兵在薊猶爲信地其去留等耳轄兵部將計用副總

兵二員叅遊中軍二十四員悉許主將
舉故材官可用者聽督視大臣覈實以
請自後卽有黜陟亦例此行
一議士伍夫因兵爲兵六一舉而得六萬衆
何說哉昌平額兵二萬八千選其可練
者宜得騎五千步五千合之則一萬也
京營都市之兵不宜入選卽有近縣居
田野間者選之宜得騎五千步五千合
之則一萬也保定故有戍劄者今罷之
就彼選其可練者宜得騎五千步五千

合之又一萬也班軍選其可練者得步兵五千自薊移南兵一萬則以清勾之新軍補之自宣大移騎兵一萬則以入衛之常戍者充之山東故有入戍民兵近議罷之今選二千五百就彼中海道備倭民兵一千五百加以曹濮諸道民兵可已河南伊府護衛軍三千今無所用選其可練者宜得二千五百二省故嘗徵兵自彼入衛乃今一則易其常戍一則取諸廢藩合之則又五千也共計得

騎兵三萬步兵三萬為之部伍則倣八陣為車營八營每營各兵五千步與騎半分列前後左右虚其中為一車營駐南兵一萬主將居之其為輜重車三營每營設騎兵二千五百為游兵則所謂刼月游兵也在法則八陣主距守中軍主出奇截殺遊兵主衝擊追逐三者備矣

一議軍儲夫既因兵為兵即可因餉為餉主兵則取之本鎮京營則取之京倉東

自薊來者薊餉之西自保定宣大來者保定宣大餉之遠自山東河南來者山東河南餉之仍須一一講求務令各足獨戰車軍器草料行糧犒賞供需尚當豫計各營共計新造戰車一千五百三十六輛大將軍車及火箭車各四十八輛大將軍四十八位虎蹲砲六百六十位鳥銃一萬一千七百六十門火箭十一萬六千二百四十枝刀四千七百五十二把藤牌鈀鎗各三千一百六十八

面把然此既經成造歲一繕修非年例
也各兵二防赴戍共計半年除主兵南
兵不支行糧仍應給行糧共米十萬石
除主兵馬料取諸原額仍應給草料共
銀十五萬兩每年應備犒賞供用銀三
萬修造軍火器械銀一萬以上將仰給
於各鎮則必不給然以昌平而視各鎮
可以措處則又不能請以行糧十萬取
給於戶部漕粮草料銀十五萬取給於
太僕馬價犒賞三萬取給於各省扣解

民壯工食軍器一萬取給於各省解到軍器折銀凡此皆以五年爲期計五年可以必有功矣戰車軍器則俟估計請自工部一給之誠願諸曹畢力赴公同心共濟六萬之師舉矣

一議師期夫善事利器昔人有言造車制器可以給六萬之師非期月不可請自通州開局屬戚之舊部材官歷年監造者董之俟其工將告成先期赴各地選兵一如前數客兵無用選矣昌平之選

屬之主將京營之選屬之督視大臣保
定伊邇主將就彼選之宣大山東河南
則遣科道或司官共三員從以部將就
彼選之因其遠近而爲之期齊赴信地
主將爲之合伍分布昌平邊關城堡遣
各部將分營練之主將每月合練於州
城計三月可漸就緒主將乘暇而治兵
宣府親率銳師至彼而爲之師爲之正
其戎行更其約束車騎步士一如昌平
俟彼稍有章程則屬諸將遵守訓習威

信旣布復歸昌平乘暇復治兵大同一
如宣府或秋防事竣分撤輔兵主將再
閱宣大之兵申明約束期於入𣪍其有
不用命者以軍法治之仍以時閱薊兵
亦如鄕法明年輔兵復集分合練之如
初卽有爲仇亦可驅之一戰矣宣大兵
旣三閱亦將有成誠伐虜謀毋敢妄動
主將合玆主客什萬之衆可以得志匈
奴中假令可慱一勝封狼居胥以還則
天威也

一議將略或謂宣大諸將率襲故常括餉
餉以養家丁弋畸零以逭簿責輒謂得
計甚或朘軍啗虜苟免目前其部士則
强者反戈弱者枵腹彼方託于
貢市厭然自以爲安上下恬嬉置戰守不問且今
降王耄矣其孫婉弱未有奇他日虜中
輕之將不得爲雄長一旦老酋死内釁
必生内釁生禍必首中於宣大彼巳將
士必將不支即有不支紫荆諸關危矣
假令搆東虜而趣薊薊可得安枕乎哉

請亟爲宣大謀謀定而事昌平不後不佞謂否事或以近而相激或以遠而相成相激則姑婦勃谿是已相成則犯冠蟬緌是已雲中積習之弊誠如鄉者之言脫以輕身涖治之將蹈不測勁虜外伺悍卒内乘雖用馮河胥及溺耳乃今先治輔兵而宣大皆在信地虜知吾且有内備也孰敢生心主將藉此重勢以出治兵且提偏師爲衛始至則爲之稽其尺籍足其餱粮罷其供需禁其掊尅

然後繩之紀律令出惟行彼且無吾先聲悅吾周澤由是而威惠并用耳目一新彼信之從之不待其辭之畢也諸將不帥則變置之務革其心作其氣相與滅虜而後朝食他日吾固將乘虜耳豈虜之足虞或謂宣大獨當勍敵即未可罔東虜雖多易與耳誠能得志東虜則西虜震矣其歸順益堅攻瑕則堅者瑕法也不佞則以虜易

中國久矣即遼陽戰士未嘗在東虜目中何論西

虜然西虜之易東虜亦猶東虜之易遼陽也即東虜破計西虜且以無能姗笑之耳何震耶西虜諸酋或老或死或劫此其季世也天厭之數年之間宜必有隙可令之竢誠得箭師十萬以行幸一破之則套虜土蠻可以傳檄而服矣此射馬擒王之說也善將將者圖之

遼東議

比年諸邊幸得息肩不者獨遼東耳遼東無險足恃顧當東虜之衝如蟻慕羶旋撲旋聚然其

士敢戰淬一當虜而乘之顧行伍不充芻糧不給舉遼東之鬬士僅數千人耳月糧當蓟三之一且多不予師出又無行糧此兩者掌之戶部隷之撫臣非某所敢與知也獨部士敢戰矣徒以戰陣無法技擊不精往往遇之殺傷過當甚者全没此則不敎而戰是謂棄之將兵者之罪也且虜以騎射爲長技又其弓矢良此徒以弱弓枉矢當之固不敵又大半無弓矢直持三尺白挺入軍中彼以野戰此亦野戰什無一幸矣

乃今

中國之長莫如火器其足以藩吾軍而應敵也莫
如車營備斯二者而利用之則自薊鎮總兵戚
繼光始諸將各自是其所習而安于目偷雖勉
強效之卒不中度某薊事將畢討歲自閱遼東
薊方休兵無所事事請以薊鎮總兵事務屬副
總兵官胡守仁暫攝
敕戚繼光從某東行薊遼比鄰且同隸督府使之因
得相其地形察其士氣度其兵力他日有急則
自薊援遼固其責也仍提偏師以往兼以制造
戰車火器諸工人至彼則聚諸將一以便宜而

授之就彼節師受成務令如法郎屬彼中撫鎮
程督諸將遵行諸將部兵悉倣此訓習或有阻
撓則某奏
勑彈治之計及春防戚可先期還薊矣自知以閱視
往毋敢侵官顧使職在咨詢而官守在疆埸郎
有便事亦得請
命而行惟
上所可否耳

太函集卷之八十七